

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鐵路事宜小組
廣深港高鐵香港段

菜園村村民曾麗芬(Josephine)反對清拆菜園村的意見書

我叫曾麗芬，在石崗菜園村出生。自從我爺爺數十年前在菜園村買了一塊地之後，我們四代就在這裡落地生根，我爺爺和爸爸用盡一生的積蓄建立我們這個家，因此我們對這地方有很深的感情。小時候，我家人務農種菜，爸爸就外出打工。菜田在我家附近，媽媽種菜的同時就可以照顧我們四兄弟姐妹，而我們幾個放學後就會在田裏幫手，農作物收成除了自己食用，還會交到菜站賣，可謂自己養自己，自食其力，自給自足。

菜園村的居住環境真的很舒服，不單有好大的活動空間，我由小到大都是大群植物陪著我成長，郊野的感覺特別親切。而且菜園村的村民彼此關係好好，由村頭到村尾的村民我們都認識。現在我媽媽年紀大了，平日就是跟鄰居聊聊天打麻雀過日。聽到要拆村的消息，媽媽很擔心，好幾晚都睡不著，她第一句就說「我唔住樓架，你點解要困住一個老人家响樓上？」這就是我們一家人的心聲，雖然弟弟有資格分配上樓，但他完全不想搬離菜園村。我們一家人的關係很好，又有很多親戚住在附近，我叔叔和姑媽就住在隔鄰，細叔和姑姐以前都是住在一起的。即使弟弟結了婚，他們一家三口也跟我們一起住，放假我們就會成家人一齊飲茶。有時，我們一家人出門兩三日，親戚也會幫忙餵狗看屋，大家互相幫助，關係十分融洽。

我因工作關係，曾經搬到市區住，但還是覺得不習慣，所以搬回菜園村。現在我即使遠至大嶼山上班，也是住在石崗菜園村。在外面住高樓大廈，回家就只得四面牆，環境嘈雜、地方又細，連鄰居的住客是什麼人也不知道，更不用說打招呼。菜園村到處有樹、有花，外面市區除了在公園，那會見到這麼多花草樹木呢？在市區我連星星也看不到，現在我晚上回家，除了漫天星宿，還可以見到點點的熒火蟲，這種居住環境令人心境也變得平靜。

今次清拆菜園村，政府說會有恩恤安置（即安置我們上公屋），但他們可有問過我們是否需要這些恩恤？如果我想搬出去住，難道我自己沒能力嗎？有人說菜園村村民要與政府合作，要「犧牲小我，完成大我」。我不禁要問「大我」是誰呢？是有錢人？是發展商？是生意人？我們是「小我」只因為我們是小眾。政府要我們協助完成「大我」，只不過是透過香港經濟起飛來讓這些「大我」從中得益，犧牲的就只是我們小眾的菜園村村民。

在此我要求政府不遷不拆菜園村！

2009年5月14日